

罗维扬文集

小说卷

◎ 罗维扬 / 著



罗维扬文集

小说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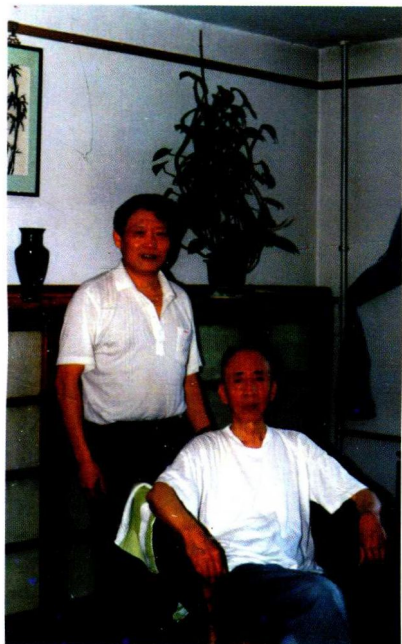
● 罗维扬 / 著



WUHAN
PUBLISHING HOUSE
武汉出版社



漫画罗维扬先生



1992年6月1日,在天津
登门拜访老作家孙犁(1913—
2002)。



1990年夏,在天津登门拜访老作家梁斌(1914—19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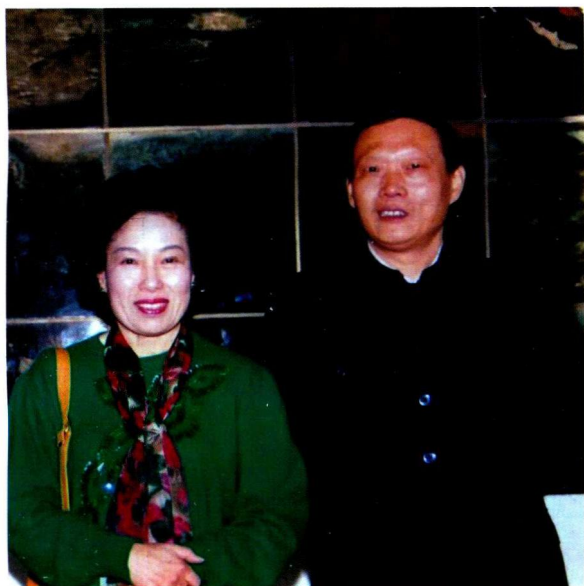
1990年12月，登门拜访老作家汪曾祺(1920—1997)。



1990年10月，在成都与老作家高缨晤谈。



1992年国庆节,与老作家吉学沛(右二)、《长江文艺》编辑部小说组长刘耀仑(左三)在湘西苗寨。



1992年10月18日,与瑞士籍华裔作家赵淑侠,在湖北省文联。



1998年7月,登门拜访老作家马烽(1922—2004)。



1998年6月底,在天津,与作家林希在起士林小酌。

序

刘继明

罗维扬先生嘱我为他的文集小说卷写一篇序，这使我颇为踌躇。因为，不管是年龄还是写作资历，他都称得上是我的前辈。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婉言谢绝”，但罗维扬先生笃定说：“我就是选中你了！”再推辞下去就不是谦虚，而是不通情理。只好恭敬不如从命了。

不过，这正好给我提供了一个集中阅读罗维扬小说的机会。

罗维扬的文学成就是多方面的，但小说无疑是他的创作重镇，而且倾注了他的大量心血。就收入小说卷的作品来看，差不多贯穿了他的整个创作生涯。这些小说虽然风格、题材和手法各异，并且由于写作年代的变迁呈现出不同的旨趣，但它们都深深浸透了作者的心性、感悟、思考，他讲述的那些故事，塑造的那些人物，无一不跳动着来自历史深处和社会底部的脉搏，让人感受到岁月流逝、时代更迭的沉重脚步。

罗维扬是“文革”前毕业的大学生，出生于农村，在家乡的县城读书七年，在异乡的县城工作过十九年。这样的阅历使他对中国的基层社会有着真切的认识和体验，尤其那些曾经与他的生命息息相关的人和事，更是像年轮那样一圈圈镂刻在他的记忆深处，成为了他从事小说创作的重要资源。因此，从《涩夏》和《淬砺》这些小说中，读者读出的就不仅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到七八十年代的农村生活世相，而分明还能看到作者青年时期充满苦涩和希望的人生记录。这似乎再

次佐证了作家不仅是历史的“书记员”，而且是个体生命的自传作者。当然，罗维扬的这些具有浓厚自传色彩的作品跟日本的所谓“私小说”以及法国的“自传小说”明显不同。他的着力点不在于叙写自己的私密经验，而是透过个人亲历，折射和反映特定时代的政治生活对人的影响。《涩夏》中的郭一苇也好，《淬砺》中的老六也好，不过是他观察和反思中国历史和政治的一个通道。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改革开放后进入创作勃发期的作家，罗维扬并不像那个时期的许多“伤痕文学”那样，一味地沉浸于对历史的情绪化控诉和宣泄，而是以一种淡定和豁达的叙述语调，挖掘出激进政治背景下平民生活的驳杂与潜流，恰好与九十年代以后中国文坛风行一时的所谓“民间写作”不谋而合了。《白天鹅在怀抱里行将死去》，可以看做是罗维扬用新的文学形式书写新的时代经验和个人经验的典范之作。这个短篇小说采用的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叶流行的“意识流”，主人公的成长经历跟《涩夏》和《淬砺》中的主人公和叙述者如出一辙，包括主人公和俄罗斯少女的书信交往、友谊和爱情，几乎可以看做是那两部作品的“续篇”。个人的隐痛、历史的纠结、时代的突变，在如此短的篇幅里达成了完美的融合，即使把它放在八十年代那批名噪一时的短篇名作如王蒙的《春之声》、《夜的眼》和李国文的《月食》等篇目中间，也并不逊色。

自此以后，罗维扬逐渐把笔触从历史反思转向了现实生活题材，例如中篇小说《明日见分晓》和《时隐时现》等，都显示了他对急剧变化的现实生活的热情和敏锐，也体现出了他刻画不同人物、处理不同题材的能力。其中，《明日见分晓》讲述的是一个没有门牌的大杂院的故事，小县城的市井生活图景，几个各怀心思的家长为子女们的升学奔走挤兑，以及孩子们的欢笑与惆怅，在作者的笔下有如万花筒般呈现出来，类似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曾风行一时的“新写实小说”，采取的虽然是一种生活流的方式，但经过作者巧妙精心的编织，读来起伏

跌宕、一波三折，引人入胜。《时隐时现》讲述的则是省社联大院的故事，书生气十足的研究人员兴本山不满单位的不正之风，将分到自己名下的“奖金”匿名捐给了希望工程，却引发了一连串令他进退两难、啼笑皆非的事情。知识人格的物化和市侩化现实被不动声色地揭露出来，令人在忧愤之余，忍不住发出一声叹息。

就个人兴趣而言，我似乎更喜欢罗维扬的笔记小说，如《南瓜》、《古久先生》、《鞋与路》、《家籍》、《幸存者》、《司机妈》、《老批》、《柳司令》、《老不慌》、《二哥》、《何先儿》、《刻字世家》、《鳖王》、《红花草籽》、《报复》等等，它们或写人，或叙事，通过人与事来状写世事变迁和人情冷暖，不仅篇幅短小、语言精粹，而且蕴藉深厚、寓意深长。在艺术技法上，显然是对中国古典文学中的笔记体小说的继承，同时又发扬了现代小说的人文主义传统。这一传统曾经在孙犁、汪曾祺等当代作家的笔下被推向了一个引人瞩目的高度。罗维扬在继承这一传统时，充分地糅合了自己的生活经验，包括他看取世事的角度，揣摩人物的心情，幽默机智的语调，都具有鲜明的罗氏印记。我以为，这样一种叙述方式，更适合他的个性。

纵览罗维扬先生的小说，我有一个突出的印象：他对人性的洞察、对社会历史的关注，始终贯穿着个人的目光，体现出一种浓厚的文人趣味。正是这种“文人趣味”，使他的小说创作，很少追逐那些重大或热门题材，而总是从自己的经验出发，去面对人与生活，以及时代。这样一种特征，显然不止是罗维扬独有的，而与他那一代作家共同的文化立场和审美取向密切相关。他们那一代作家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滋养，同时又对现代文明有着积极开放的心态，这使他们在处理文学经验时，往往能在时代主题与个人体验之间达到一种良好的平衡状态。对他们来说，个人主义的私密化写作和极端的形式实验是不值得顶礼膜拜的，但 20 世纪后半叶的现代主义熏陶，又使他们那种激烈的意识形态叙事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他们的写作态度与

其说是中庸的，倒不如说是理性的、克制的。如同激越奔腾的河流一样，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固然不可能成为得风气之先的弄潮儿，但由于他们的存在，河流才不会泛滥成灾，而以一种徐缓从容的速度向前流淌。正因为如此，文学的河流才可能与泥土草根紧紧黏合在一起，而显现出一种庄重沉稳的品质和力量。

更重要的是，对罗维扬这样的作家来说，文学既是他们感时忧国、体察世道人心的方式，也是他们作为生命个体与社会链接时刻下的一道道印迹。从这个意义上说，罗维扬的小说是向我们出示的一份活生生的证词，这份“证词”属于过去、现在，也属于未来，值得人们细心品读。

2010年12月6日于武昌

（序作者为一级作家、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天下》主编）

目 录

序.....	刘继明(1)
--------	--------

中篇小说

涩夏.....	(3)
明日见分晓	(48)
淬砺.....	(104)
时隐时现.....	(146)

短篇小说

老队长与少主任.....	(193)
白天鹅在怀抱中行将死去.....	(205)
百不成从影记.....	(219)
窗.....	(242)
叮咛叮.....	(252)

打不开的黑箱子·····	(259)
界岭之歿·····	(268)
操心·····	(282)
小说,在构思中·····	(293)
烟儿啊,烟儿·····	(307)
祝酒词与潜台词·····	(319)
陌生人的神秘圈套·····	(330)
稀里哗啦·····	(354)
吴庚的根·····	(370)
分洪前夜·····	(389)
位置·····	(403)

笔记小说

南瓜·····	(423)
古久先生·····	(429)
鞋与路·····	(434)
家籍·····	(441)
幸存者·····	(446)
姓 jiāng 的叔叔·····	(452)
司机妈·····	(460)
老批·····	(464)
柳司令·····	(469)
老不慌·····	(473)
二哥·····	(477)
何先儿·····	(482)
能人·····	(487)

照相.....	(493)
刻字世家.....	(500)
鳖王.....	(506)
抵押.....	(512)
红花草籽.....	(518)
山中.....	(523)
报复.....	(530)

中篇小说

涩 夏

一

曲尺形的东楼周围尽是大槐树，干如铁，枝如铜，苍劲盘虬，浓荫匝地。眼下正是槐花飘香时节。人居二楼，只要从窗户内往外伸手，就可以从繁茂的黑枝褐刺绿叶间折下一串串白生生颤巍巍的槐花来。

高中毕业班在二楼。农医班疏疏朗朗，文史班稀稀拉拉，唯有理工班是满满当当，桌子挤着桌子，椅子挨着椅子，一人起身，就弄得四周不安宁，不是碰翻墨水瓶，就是撞掉书本，免不了挨吵受骂；要是出外解个小手，就像万里长征一般艰难险阻。男生粗鲁地说，连个放屁的空儿都没有。

已复习了一个星期。用黄色道林纸油印的复习提纲一批批一张张地发下来了，各门课的老师轮番来上辅导课，黑板上写得一片白。可同学们并不紧张，跟平时一样上课下课，做操打球，只是晚自习加了一节，只多45分钟。下晚自习的钟声一响，桌子椅子乒乓响，大家鱼贯而出，出校门，往东拐，过湖堤，到里把路外的寝室里睡觉。既没有人提前起床加早班，也没有人推迟睡觉加夜班，一切都按部就班，循规蹈矩。既没有紧张的气氛，也没有紧张的心理，都抱着考得起大学就继续升造，考不取大学就回家种田或是进厂做工的想法。学校里早就在进行“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教育，听了报告，各班组织了